# 時代漫畫

卅九期　六月號

人生小諷刺的漫畫與漫話專號

張英超作

上海市報刊圖書館 藏書

美麗牌香烟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

虎標萬金油

是夏令最好痧藥

冒藥殺人甚於時疫
購藥諸君指明虎標

中暑中熱
霍亂吐瀉
時疫急痧
絞腸痛痧
速服此油
立刻告愈
刀傷火傷
蟲傷跌傷
外科各症
一搽見效
時搽口鼻
可防傳染

虎標永安堂滬行

甯波路五九一至五一號
電話九三一五九

各處藥房洋雜貨店均有出售

## 目的在求自存與共存，無所謂軟化硬化。

——六月十八日王外長答覆日駐京記者談話中之一句——

# 前奏曲

■ 馮玉祥在廬山談：『……蓋我國政府人員，因長年不斷工作，猶如一架工具，已用至疲乏而且生銹，訓練目的，卽在將此銹氣擦盡，加以整理，而灌輸一點新的血液，使其增加動力。』(新生)

■ 上海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等爲沈案請求高等法院併案辦理呈文有云：『……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具狀人等願以身試法律上救國之責任。』上面是無意中在一張報上所發現的，天賜我眼福不曾漏了僅有的新聞。(老猷)

■ 中央社電稱川越來華在橫濱接見記者談話有云：『……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亦不應壓棄……』如我人不善健忘，纔可記起何得又來一『何梅協定』？(手民)

■ 華商紗布交易所因投機風潮促起當局注意澈查，累及「徐懋昌」其人者，在各報上登載斗大名字的啓事，自謂非多頭巨子的徐懋昌，以避嫌疑。但不知那徐某究竟有什麼背景關係？姑覘其後！(水石)

■ 我駐日大使許世英談：『本人不諳日語，在日有如聾啞，甚感痛苦，辭意仍未打消。』此刻在日語上深得功夫的外交家定能揚眉吐氣矣。(阿尹)

■ 某經濟學家語我：官吏肯做營實(當然做交易所亦不例外)，未始不是養廉之道，蓋在公餘之暇，賺幾文錢，調劑調劑生活，省得做官注意收入要有分心。此話證諸事實，有幾分可信。(思訓)

■ 四川廿軍軍長楊森納妾廿七人，生子已卅餘女亦數人，將達四十之數，子女從小卽兼受受軍事訓練，尤嫺習軍樂，每有長輩或敬重親友蒞臨，可令其子女列隊奏樂歡迎，至於長幼之序，不獨無法知悉，卽楊氏本人，亦難辨識，必須詢及如夫人，纔可解答。如此不可多得之編，必爲人人所羨煞！(阿福)

■ 餘姚縣立圖書館長朱佐君宣誓就職時，將誓詞中「奉行法令」一句，讀爲「奉行法幣」，適監誓員馬啓臣察覺糾正時，與會來賓已作哄堂之笑。識者謂該館長念念不忘法幣，應改委爲財務行政人員，以期造就奉行之頁好人材云。(文忠)

此中大有高人在　閉戶焚香讀異書

(註：香乃「安住蚊烟香」，書則「日語一月通」也。)

老黃作

■ 南京十八日電：濟南海關防止公路內河私運稽查處處長李桐華奉財部電召來京報告魯北各公路及運河走私事件，經調派武裝稅警協助稽查暫告絕跡云。

上海廿四日各報本埠特訊欄載：近有濟南檢查私貨的同志袁小晉等廿三人，聯名寫信給本市不買賣私貨運動會，說李桐華勾結當地流氓，假借職權上的機會，向濟南全市走私糖商，收取巨額保險費，允許不派人查緝云。(冷血)

■ 汪主席精衛曾乘去杭之便，偕夫人等作富春之游，桐廬縣長尹志仁以招待不週，遷怒縣府羅庶務治孫及承辦酒席之美味和主人曾根發而將其毆辱發押，曾則呈狀控尹，而羅係與尹世交，人又拘謹，以羞忿交幷，以出走聞，留書中有言：『顧縣長無意外事，現在無辦法，祗能別妻刷子，生死未卜，請縣長不可大怒，以顧大局。……』如羅君其人者，可謂不讓伯仁專美於前矣。(馬鹿)

■ 廣州報紙社會新聞版上殊少見有投水服毒自殺等與上海流行一般的案件，有之皆係失足暴病及其他莫名其土地堂的死傷事件，殊感該市民能自知愛惜其蟻命外，仍缺少衞生常識，對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寄有厚望焉。(金鋼)

■ 讀扶輪日報關於讀經主席故事一則甚爲風趣，茲錄其文如下：『主席有三婿，長爲「馬弁」將軍，另爲「嗎啡」將軍，三則爲「高跟鞋」將軍。唯以招得「高跟鞋」女婿之經過爲最妙，蓋此君乃皮鞋店夥，貌尚佳，主席小姐見而愛之，日必往購高跟鞋五六雙，乃與目成，相會於旅館，令馬弁守門，及小姐讀報，知刊載將軍失女新聞始歸。主席悉情怒欲殺夥，女請曰『如破壞自由戀愛者請先殺余』，主席無如何，女遂婚焉。於是省垣商店夥友，莫不油頭粉面輕薄其形，冀爲某夥之續。主席所以力倡讀經，欲以正人心而厚習俗，人謂其受東床嬌客之刺激也。』(海翁)

■ 北平新舊學聯問題眞象，當然不是遠在上海的朋友們所能明白的。在卅八期貴刊中說到×黨宣傳積極，也說到新舊學聯，似乎新舊學聯中之一必爲×黨，這好像有點不甚公允。其中之一爲×××黨，倒好像有點眞實性。因爲在今年五四的新武劇中，他們曾一律穿制服用木棒。編者先生可肯把這幾句話刊進你的前奏曲嗎？(S)(編者案：這一段話我不大懂，但補最後一段空白，似乎也不錯。)

本刊暫行增價道歉：邇來紙價繼續飛漲，不知伊於何底？按目前現狀，成本已深受打擊，爲維持生命計，不得已略行增價二成，一俟紙價回跌，當仍售原價，甚希鑒諒。

# 三賢集

沈金雄

### 1.某縣長原是裙帶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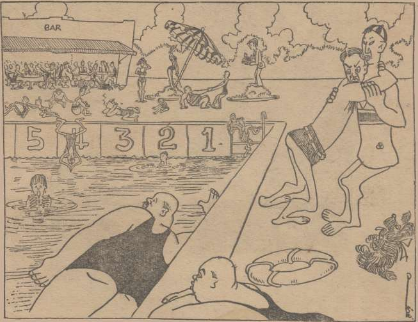
別說他是區區的一個縣長，記得三年前他到這兒上任來的時候，單只身後跟隨來的人，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便有三十來個呢！所以等他一接任，他便立即發表了他的太太做監印官，小姨做校對，妻舅做收發，阿哥做會計，阿弟做庶務外，還委了一個大腹便便做過十幾年米行老闆頗有點積蓄的娘舅來做祕書。其餘的從科長起到事務員止，都給安插得停停當當；眞所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呢！只可憐的是那些被銷差的，眼睜的 飯碗一碎便這麼一大堆。而那些偶然被留下而未經撤換的幾個科員之類，在辦公室裏是低頭進，低頭出的更顯得可憐了，那種岌岌自危的極相，那種對於皮鞋橐橐响的「新貴」的殷勤和小心，像孩子碰着陌生客人的那種惶恍而又可憐的態度，簡直沒有人相信這是縣政府辦公室以內的事。

說起他的政績，二年來雖然是「萑苻不靖」，然而所捉住的烏龜賊強盜之類，到也不在少數。可是輿情跟他始終是合不來似的；到任以來，便不斷地到省裏控他任用私人啦！違法殃民啦！瀆職舞弊啦！眞是狀子像雪片也似的去，但省裏的批令終是這樣一句：「……待派員查明核辦！」從來沒有過什麼下文。後來經人一打探，原來他們的來頭却是相當的大，而且還夾帶着一些羅曼司的。原來他在上海×大學求學的時候，有一位女同學跟他可以說得上一句：「打得火般熱」。每逢星期或者什麼假日，他倆終是××跳舞場的老主顧。後來這位女大學生給一個因爲外交事件曾經被學生子用藍水瓶摔破額角的什麼長看中意了，便以一萬元代價，嫁他做了姨太太，這樣，那條跳舞裙帶裏便起了作用，休說是省裏不敢奈何他，就是××使也動他不得呢！

### 2.米行老闆做祕書

祕書終究是商人出身的，他對於這委任一級爐衛底公職，幹來實在是不大妥當，所以爲彌補這缺憾起見，他的賢甥還委了一個「總務司」出來，坐在舅太爺的對面，所有的公文由這位精明幹練的「總務司」閱好了稿，由祕書來蓋一個現成的圖章。有時候竟也會揭起筆來，代縣長判一個行字。這樣終算是敷衍過去了，不過，「總務司」的名義，統常實在少見，所以有些人有改稱爲「第六科科長」的，這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比較合乎實際點。有時候，祕書咧開了嘴，也見這麼稱呼他。

祕書既然是縣長大人的舅太爺，他的來辦公與否，當然是不大成問題的。況且還有一個「第六科科長」在着呢！不過每天在上午的十一點左右，和下午的四點左右，他終是來到一次的。一走到他終挺着大肚子往裏面看一看，像搜尋什麼東西似的。然後便走到簽到桌上，要是在上午，他便跟着填上「七」「卅」字，下午便填上一個「二」字，這才把簽到簿擲進抽屜去。




××游泳池印象　尼尼作

被浮屍嚇炸了膽的天津游泳家：啊呀！浮屍！

小小公務員：小聲點！別胡說！那是我們的處長。

祕書是頂不肯忘舊的人，所以他還常常與會計，庶務，聯絡了穀業公會主席，做囤穀生意。經營以來，到也頗稱順手。不過今年因了粵省洋米免稅，影響所及，着實吃了一次虧，以致把縣款虧空了三千多元。看看月底將到，所調用進的款項是要發薪給的。會計先生眞是弄得團團轉，每天跟他去商量，終是沒切實辦法。後來終算心血來潮了，到徵收所去提了一筆追起的舊賦來，才算度過難關，不過這筆款子，這幾天財政廳也催得起勁，不知他又怎樣應付呢？

### 3.×委的副業是包辦苛捐雜稅

他是受過主義洗禮的革命青年。他永不會忘記四年前當他將當選這個縣委的前夕，他的家裏曾經擺上四張桌的十六盆子，席間，他跟各個區分部代表訂好了不少的密約，什麼增加區分部經費呀！重新劃分區呀！……雖然，這只是請請各位代表的客，這只是將來發展×務的一種計劃。在別人看來，這手段來免有點那個，但第二天選舉的時候，終是他獲了勝。

他上台那年，×務的確是現了一點朝氣，只要瞧瞧貼在城墻壁裏的那些紅紅綠綠的標語，那些「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取消苛捐雜稅」「…………」終是顯得挺新鮮的。因了這，他第二年當選後，首次執委會裏便推他做常務委員了！他榮任了常委後，工作似乎疎懶了不少。這難怪他，他每天要見客；每天要出席什麼會；每天要東來西去的去演講；有時候，他又要應酬省裏來的視察員，鄉下來的區分部負責人。交際廣了，錢也化得開了，經濟方面便感到非常拮据，是的，他只四十元錢一月，那夠開支呢？

不過地位高神通廣大了。就在那年冬季他便開拓了增加收入的新路—包酒捐。他起先只是派人去接洽，他說他再不忍心瞧着民衆們受酒捐包商苛索強要的痛苦，所以本年度要他來包，依照包價，按照着全縣釀酒的缸數平均負擔。他純粹是爲的解除民間疾苦。菸酒分局當然只好答應下來，於是他便做起了酒捐大包商了。以後，他又分區分鄉的特色給酒捐小包商，只一過手便賺了二千多元。於是，第二年他便專心一意的幹這事業了。什麼屠宰附捐，戲捐，堰壩捐……終之一人包辦了的，每年要撈到四五千元的意外財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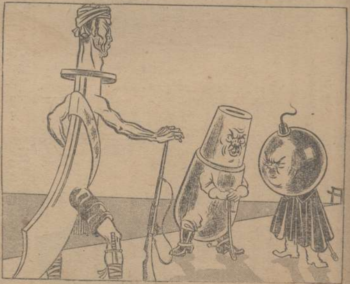
# 新節目的訓練

汪子美作

『鄙國軍隊因營內太熱，特出來乘乘風涼！』

士兵：到那兒去？
特務機關長：貴國川甘豫諸省災荒嚴重，故特來視察視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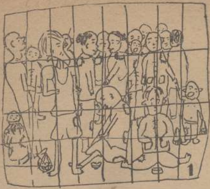
貢東作



炸彈：這樣笨的舊傢伙也會擺架子！
大炮：可別輕視他，咱們就是吃他的虧不少呢！

汪子美作

# 不見在新聞紙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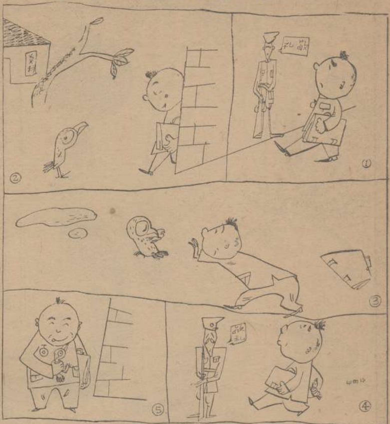


西南小小的故事

(一)中央XXX來桂考察，公安局即大捕乞丐，一時拘留所倒有人滿之患。

(二)平時街上的菜蔬魚肉的小販，也趕到菜場去，場中有規每擔收銅元數枚至數角，於是這筆收入即大有可觀。

黃鐘寄自南寧



## 捉鳥故事

黃苗子作

冀東民間的故事

(一)青年：李老伯，有人告你反滿抗X，據說天欲來捉你的！

富翁：眞嗎？這怎樣辦呢？

(二)青年：我認識X家長，快拿錢我替你買弄去吧！

富翁：拿伍仟元去吧！

(三)哈哈！

王魁寄自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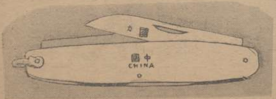
人與狗的故事

唐奇聲作

# 無條約時代的太平洋

×國海軍司令(對和平女神)：我帶了你去吧！

陳依範作




藏鋒

胡同光作

# 新型電影劇本芻議

臨時演員

小言

中國電影界感到電影脚本恐慌，主要的原因，因爲「型」的濫調，所以弄到編劇擱筆的局面，特別是只能應付一方面的觀衆的心理，所以一部片子，「左」面說好的，「右」面准要駡。「硬性的」，太太小姐們不大高興看，「軟性的」，又引起一般愛國觀衆們的非議。弄來弄去，不能不使電影企業家感到「新型」的需要。下面一個初審的電影脚本故事，便是對於這個需要的答覆：

廣告要這樣登起來：

「以救國爲經，戀愛爲緯，有軟有硬，或左或右，目前中國社會的橫斷面，都會和農村的相對論，有打破階級觀念戀愛的小姐，有爲解放而抱獨身主義的志士，是一齣八面玲瓏的人生插曲，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救國悲劇。」

寂靜的農村，遠山，近水，牧牛，羊羣，……農夫們在田裏操作，一個青年農夫王阿大，走着回家的路，一路上唱着山歌，這是「九一八」之前的太平時代。

暴風雨，田裏淹滿了水，都會的人們，看報上亂登着賑災的廣告，農村在天災下破產了！地主們便從佃農們的身上，找回了天災的損失，因此又加上了人禍。農村在天災人禍下喘息着。有爲的和不能再活下去的人們，便向着插滿了煙筒的大都會找生路，一羣農民們的脚，散亂在大都會的近郊。

王阿大正在大都會的十字街頭徬徨的時候，紅頭阿三的棍子給他第一次的見面禮，他纔是第一次知道了帝國主義的可惡。他把憎恨地主的表情還了紅頭老三。但是爲了生活，他又不能不投進了一家東洋紗廠做工人。於是，一個農村破產下的中國農民，便做了都會經濟恐慌下的友邦的工人。

炮聲，槍聲，軍號聲……戰煙瀰漫了天下第一關。劃時代的大事變臨頭了！他受着愛國心的驅使便自動失業了！

炮聲，槍聲，軍號聲，戰煙瀰漫了吳淞口，他也是瀏河前線工人義勇隊之一。到和平的幕蓋住了大上海的時候，他便投進了一家國貨紗廠做工人。

國貨工廠，因爲受着價廉物美的外貨的逼迫，中國資本家時時有破產的危急，只有採用「加多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待遇」的國民經濟學來彌補，因此，爲了生活，不能不使同胞和同胞翻臉了。於是起了純粹階級性的工潮。王阿大便是工潮中的一個浪頭，他遂被關進了藏在租界上的中國法院的監獄，他受着中國法律的制裁前被判了三個月的監禁。監獄裏，常常有領薪水很多的外國牧師來勸導華人改過，於是他掛着一個基督信徒的牌子出獄了。

上帝並不給麵包吃，他仍然要想找到最苦的工作，但是找不到，他憤恨以前那個廠主，於是伴了一隻木質的手槍偷進了他的別墅裏去詐財。一隻黑影掠進了一家裝飾精美的臥室，從紗帳透出了一絲絲少女喘息的聲音，和應着窗外幸福的貓的叫春，觀衆們應該預想到下面的故事的。於是，第二天各報的本埠新聞第一版，登出了足以使報紙銷路激增一倍的桃色新聞：

「工人王阿大，强姦廠長女兒！」其實不能算是强姦。他底確具着一身足以使女人傾慕的肌肉，何況這位小姐是位「打破階級觀念的戀愛論」者，一個被關在性苦悶圈裏的可憐虫，她老早就在她家的茶房和汽車夫身上打着主意的。這次是一個好機會，而竟是一齣不幸的遭遇，因爲王阿大被關進了監獄。

## 强化外貨推銷的原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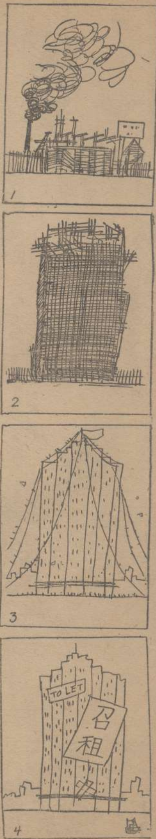
英美商：我們有大批的化裝品到中國來！

××商：我們有更大批的毒品到中國來！

我國有許多青年都害了紅色盲。

店員：你要想不買×貨，那最好完全裸體好啦！

聞俊森寄自天津




摩天樓的形成

陳惠齡作

他的一夜的愛人　在法庭上沒有說半句對他不滿意的話，雖然她還不敢替他辯護。貞操觀念支持着她，她知道即便是王阿大出獄以後，也沒有參加集團結婚的可能，她在憂慮裏失掉了生命，她在臨死的前夜，仍然叫娘姨往獄中送東西給王阿大。王阿大每次吃着偷送來的東西，却忘記了是在獄中。這次夾着的短扎，仍然請那位「代寫書信」的政治犯難友念給他聽：

「我完了！這個世界上，我不能等你，另外還有一個世界上會容許我們的！你那夜的話，切不要忘記，把你的假槍換成眞槍，把你失業的憤怒，向着眞正敵人發吧！我完了！」

王阿大手緊緊的握着鐵柵，幻想着一切一切的將來，回憶着一切一切的過去，他聽到馬路上報童的叫喊特別高，有的喊着他的名子，是的，報上又翻轉了一個花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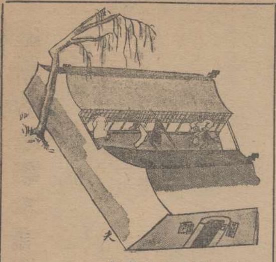
「貞節少女殉情」！雖然還沒有人發起請願撥動庚款來給她立貞節坊，但那一班爲生意經着想的劇團，正在連夜趕工的排着「大英節烈」來替她作義務宣傳了。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王阿大從進來的青年嘴裏，知道了這五年來許許多多的故事，在獄裏學會了很多新興的救亡的歌曲。他這時越是想到女人，越是感到她死的可憐，他越是堅決的不再娶婦的打算着。他在出獄的前一天，他決然的對那羣又來找刺激材料的記者發表了他的意見。

於是，爲着愛情而報復給敵人，爲着救國而抱獨身主義的志士，在塞北的森林裏馳騁着！據說他登途的路費，還是那位讚成了「全國統一戰線」的他的一夜的岳父，那位畢竟在「走私」下破產的紗廠廠長幫助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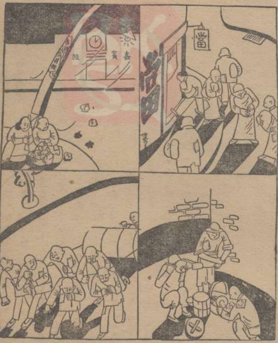
炮聲，槍聲，軍號聲，義勇軍進行曲……

——幕下——



清潔整齊的內外觀

金夫寄自吳縣




他們都在生活着：㈠衣，㈡食，㈢住，㈣行。

鄧作雲寄自鎮江

## 漫畫界消息

◉山西太原犧牲救國同盟會發起於八月一日舉行『國防畫展』徵集作品，應徵者請直寄太原精營東邊街三十號張炬先生轉。

◉首都『綏遠抗戰大畫史』編輯室徵求照片及漫畫，件寄南京新街口新民報傅德雍先生轉。

◉第一屆全國漫畫與沈逸千察綏西蒙寫生畫聯合展覽會將繼杭州而在廣州實現。

◉北平漫畫家孫之儁王君異王石之與北游之葉淺予趙望雲陸志庠等六月二十日起在青年會舉行合作之漫畫展覽會。

華北經濟開發聲中

# 蘆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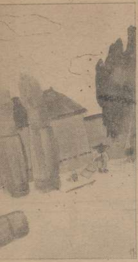
王城棣寄

素以『小天津衛』著稱華北的勝芳鎮，居民業農外，恆以整理葦業爲附，尤以婦女最多，十年前銷路甚廣，人民生活堪飽，有『金勝芳』之喻。

晚年來，因此爲大量的鹽蓆停銷，因多已改用蔴袋，車站所用蓋物，亦以水龍布替代，益覺每況愈下，故居民實有『辛酸五年，乞站街頭』者頗不乏人，近傳某國人擬設立造紙廠於此，地價較升，惟一般賴小手工業以維農生者益不可設想矣。

(一)冬季收割

(二)冰牀搬運



(三)街市零躉

(四)破葦成條

(五)軸軋平適

(六)借月編織

(七)一年積蓄

(八)枵腹以待

(九)五年如此

(十)另一幕面(站旁堆蓆待運)

(十一)另一賣買(蘆蓆新交

命如倒懸

汪子美席與羣合作

# 港島各行商爲慶祝英皇加冕禮「出會」的形形色色

歐陽禮寄

當會未到前的搶先坐者

熱心新聞紙上會景巡行路線者

賞會將到時的一陣騷動

當香港『出會』慶祝英皇加冕禮的消息轟傳以後，於是四鄉入鐵的『大鄉里』（即鄉下人）都有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高他入之興』乎之勢？

香港與九龍是一海之隔，因此在各處過海小輪船碼頭上，搭客特別擁擠，當局派了中西印警用了「蘿蔔雞」（即棍子）來維持秩序，一個跟一個走，像上海各大影戲院買票間前的一樣。

這就是延長數里目不暇給的會景中的千萬份之一

會景來了的前奏曲

家家門上綴着「天佑我

學生界引以爲榮的紀念章

抱出風頭的紳士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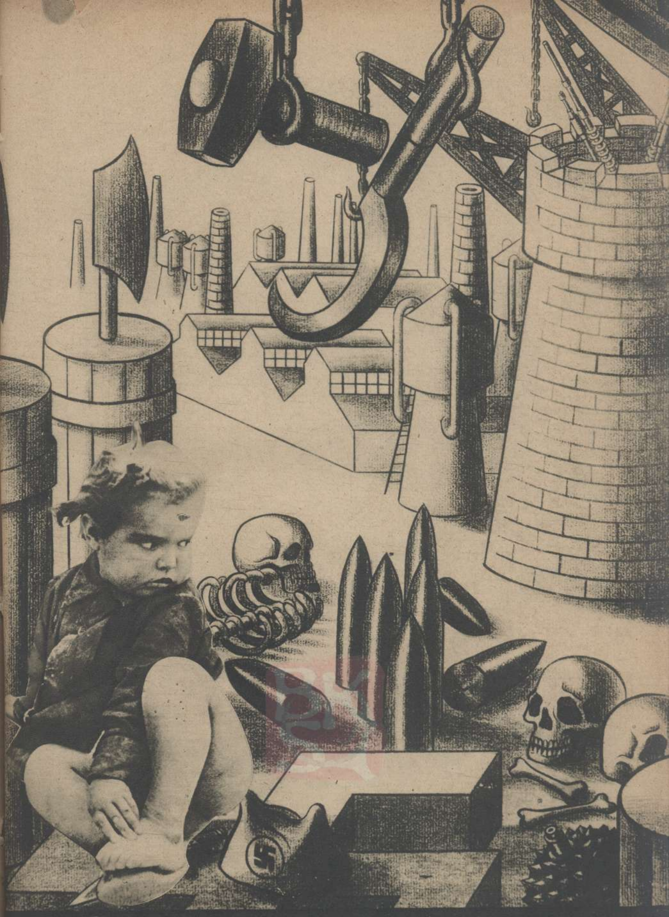
盤旋在女皇像前的舞龍

# 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心理及其事實表現

甯馨兒寄

這些小玩意兒是專門迎合這等心理而最受歡迎的，

但這批災難的兒童却給都會人看得又淡漠了！



佔領比爾波的佛朗哥將軍耗費無數代價而給與西班牙新生的兒童乃如此印象

汪子美作

# 滿意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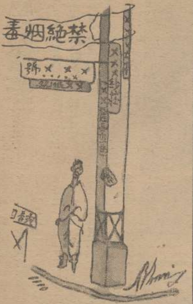
老紀寄

（事實）請參閱以下廣州市新聞記者公會呈請制止違例抽檢新聞之原文：

『爲抽檢新聞、超逾中央所定標準、工作無所適從、懇予轉令改善以重輿論事・竊屬會據會員潘少桂等一百四十七人投稱、竊查中央檢查條例、祇側重檢查軍政新聞、至於副刊及社會新聞、其中如無妨害善良風俗及社會安寧、卽未加限制　同人等服務報界、祇知擁護黨國、恪遵中央頒佈之出版法、於不背中央檢查條例下、採訪社會新聞、撰著小說、乃每日均被漫無標準的隨意抽檢、就社會新聞而言、若刼殺奸拐盜竊警察分局有案者、均認爲暴露社會病態悉在抽檢之列、須知社會病態、卽在政治至修文化至進步之國家、在不能免、報界有監督政府指導社會之天職、社會間有病態、自當盡量披露、使當局之醫國手得以審其病源、察其症狀之演變、而施救治之方、倘諱疾忌醫、使社會病態日深、使當局蔽聰塞明、而不知所救藥、則同人等爲有忝天職、且無以對百粵之社會、矧余總司令還粵主持軍政伊始、招宴報界同人、席上宣言釋放言論、准許盡量批評，李政訓處長煦寰亦曾對我言論界昭示余總司令愛護言論之主旨、同人等備聆德音、益加努力、詎敢復以粉飾太平因循爲治之心理。待我賢明之長官、顧月來採訪社會病態之新聞、輒遭抽檢、彼任意抽檢者、或未知余總司令與李政訓處長對報界同人有前項之宣言、致辜負余總司令李政訓處長愛護輿論之雅意、同人等若服從此毫無根據之抽檢、致社會病態、一切民瘼、鄙壅於上聞，是全粵報紙不徒有負社會、更有負痌瘝在抱之賢明當局、且中央黨部主辦之中央日報、蔣委員長行營主辦之掃盪日報、廣東省會警察局主辦之警鐘、皆具載社會病態之新聞、上海出版之申報大公報爲中山文館日報索引所認爲足爲輿論界示範者、其副刊亦有小說之附載、又在本市出版中央主辦之中山日報、自五月十六日起、本埠另增刊一大張、全張專載社會新聞、大可覆按、彼率意抽檢社會新聞及小說者、例絕未知中央檢查條例、並於中央日報中山日報掃盪日報警鐘申報大公報等皆未曾寓目・所以有此絕大之誤會、絕不合情理之檢抽、在愛護輿論之賢明當局、或未嘗知屬員有此違反中央條例、自爲風氣、變本加厲之檢查、我報界同業而猶自安緘默、是使愛護輿論之長官代此等無意之屬員任咎、用是不能不聯請據情轉呈余總司令香副司令吳主席李政訓處長懇爲轉飭派出檢查新聞之屬員、恪遵中央檢查條條、毋得濫用職權、任意摧殘、以保持言論界之元氣、則全體幸甚等情前來、當經召集理監事開聯席會議僉以廣東新聞檢查所此種過當抽檢新聞行爲、不唯妨碍屬會全體會員工作、抑亦壅於上級長官見聞　辜負社會人士對新聞界之期望、爲此呈明鈞座、伏懇轉飭廣東新聞檢查所務依據中央所定檢查標準辦理、以昭全國劃一而免畸輕畸重、則屬會各會員至深翹禱矣、謹呈。』

# 平凡的抒寫錄

——不誇張不修飾的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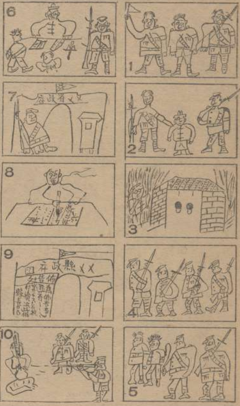



上海小北門即景　　葉慶杰作

別開生面的賭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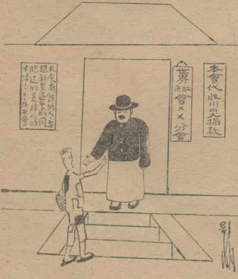
廣東自從一九一一禁賭後，一般賭徒們爲了避免拘禁的緣故；所以在大山林裏來賭個痛快?!而且東西南北四面還有看守把風的人。

馬介如寄自台山




某縣匪勢見聞錄：（一）本縣匪告猖獗（二）綁架各處居民，（三）良民不得安居（四）四面請兵圍剿（五）緝獲大批匪徒（六）審判大顯忙碌（七）公文送達省府（八）省府立予批准（九）一道命令下來（十）運日槍决匪首（結果）剿匪歷見如此

陳冠南寄自甯波




慈善事業的遠交近攻化

流民：先生！請你老人家大發慈悲給我一些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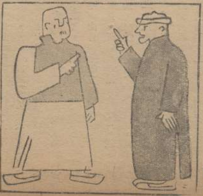
職員：你又不是災區裏的災民，我是沒法給你的！

楊影湖寄自如皋

僕人：您的太太有電話給您。

經理：你什麼知道是我太太打來的。

僕人：她開口就問老傻子在不在這裏，除了她別人不敢說。



甲：往張先生家打那兒走？

乙：你貴姓？

甲：我的姓名與你何干！

乙：那末張先生家又與我什麼相干？

## 不移集

何紹君寄自天津

孩甲：你今天爲什麼這般高興？

孩乙：因爲我媽明天又要出閣。

一個徼倖成功的夢想與事實

學光寄自廈門

（夢想）裁判員或總裁判以情感來處理，也或欠丈量經驗，不怕不獲冠軍啦！

事實

准予 215 號運動員參與男小乙組比賽此致

龍溪第二屆全縣運動會審判委員會　總審判陳X(印)

〔圖一〕未整軍前的四川與中央合作精神

「四川」軍隊與中央軍合作的表現只有這點：(左)一路走着沒話說，也不管閒事，祇是見面五百，分手五百，第二天又如此。

張漾兮寄自成都

運動是和體格的康健絕不相關的一件事

廖華峯寄自福建晉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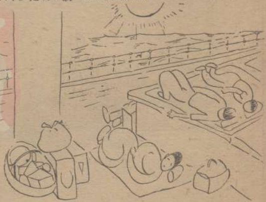
（一）假如今天我獲勝，則李先生定會讚我一聲好。——小學時代

（二）假如今天我得優勝，倘那個錦標豈不要給我。——中學時代

（三）假如今天我能得勝利，她一定能進一步愛我。——大學時代

收繭時期在鮮繭行中所見一分鐘內的形形色色

謝文寄自無錫



以斯事（內河輪船上所見的奔波者）告子，子必曰：『朽木不可雕也！』故『半部論語大有治於天下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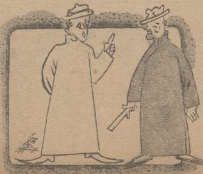
郭榮俊寄自無錫

睜眼乞丐對瞎眼的說：我給你看着錢就可以不到再丟了。

甲：你聽見隔壁的人家打孩子嗎？那孩子跳得這樣厲害，我焦急得很。

乙：別人的事情用不着你關心啊。

甲：倘若那房子是你包工建築的，你也會和我現在一樣的着急了。



女客：這所房子怎麼這般亂，很像孩子們在後面吵架？

主人：這聲音從你孩子屋裏傳出來的。

女客：啊！我想我那可愛的孩子們現在一定很快樂。

# 公益私利兩重奏

男：把你皮夾裏的角鈔，拿點出來給他們吧！
女：拿我的錢！你衣袋裏的錢不拿捐一點給災民，拿去玩女人，吃大菜；吃喝嫖賭是應該嗎？
男：得了，得了，你的錢就該去打麻雀，看影戲，做衣服，綳場面嘿？
梁正宇寄自成都

## 安有餘孽

諺云『不知者不罪』，但明知而故犯者，自當別論乎！

鄧文光寄自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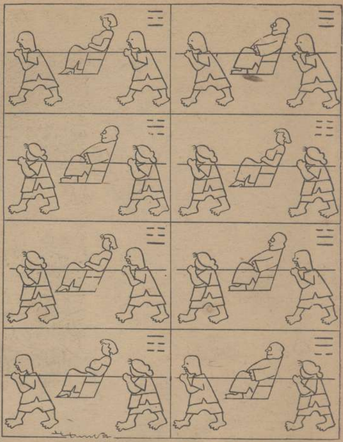
主張一文不落虛空地的太太

劉慶陸作

## 禁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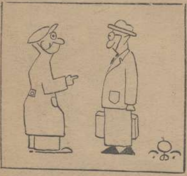
陳琪作

學生：太太請你們隨便捐一點錢，救救災民！
太太：沒有，我們老爺出門了，那來這許多閒錢呢！
薛適樓寄自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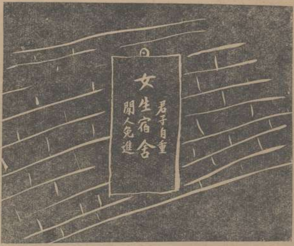


八卦式的輪夫勞働法

許若明寄自吳縣



甲：請問先生，這裏附近你看見警察嗎？
乙：對不起！沒有看見。
甲：很好，那末請你把皮箱，錢袋一起交給我吧！
史麗寄自吳興




不亦君子乎！

棣華寄自保定

# 失業

胡考版畫

（續第卅八期）

（四）

他屈服地向神明祈禱着，向妻懺悔着。然而病中的妻恰如無力追憶他過去底暴虐，她吃力地用低音說：「我是不做用的了，我嫁了你這麼年，也沒有枉費過一個小錢，不過老天爺要責罰我也是前世的事，你跟孩子們好好的過活吧，將來有好的女人家，討一個做做填房。……」

（原稿九寸半高七寸半闊）

全篇共五幅

（五）

不知着了什麼魔，他闖了禍了！他手里執着一把駭人而且發亮的尖刀。在顫抖的燭光下，一切都似乎跟着他的心臟的起伏跳躍着，泥地上淌着大攤大攤的鮮血。他的昏憒的腦子，忽的理出一條思路來：「這是做夢吧？不！我養不活他們就應該這麼做：」他聽得出自己的神經，已打鼓似的，震聾了他的耳膜。（全篇完）

# 兩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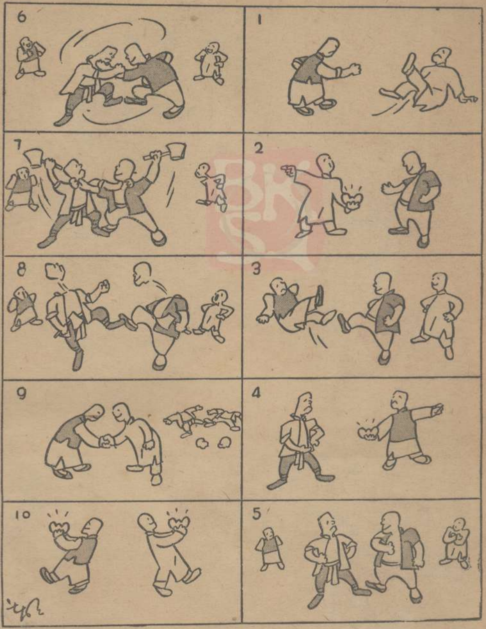
——未鳴齋散記之一

棣華

是表示「最親善」的後兩三年，自己還不曾踏出中學校的圈子，一種不識抬舉的『初生犢子』脾氣，正在幹着被我們友邦視爲不敬、不誠、不親、不善的救亡，抗X事兒，大熱的天，冒着滿頭的大汗，揮毫寫標語，登高爬低的貼標語……幹得還眞起勁兒。有的人罵我們傻氣，有的笑我們呆氣，我們頗能自知，但是有一人，却在暗地歡喜，我們未免爲之愕然，後來才知道，我們原來是做了他生財的機器，這話有點兒離奇，且聽我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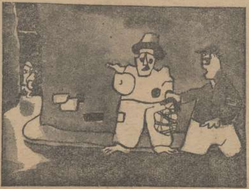
緣吾校有貴隣，有貴隣不足奇，而此貴隣者實吾國之貴隣也，則實不勝榮幸之至者。這位貴隣，『姓何名誰』?『做何生里』? 姑且按下不表，單說這位貴隣有他點貴嗜，爲了這種貴嗜，乃不惜重資徵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共東廚貴庖師——我們的一個貴同胞。爲了做一條忠實的狗，分一點點兒同胞的血腥起見，他就來幹起『越庖』勾當，把我們張貼的標語，鬼頭鬼腦的，很小心的把它完整撕下來，拏回去獻給我們的貴隣，以饗其貴嗜，我們的貴隣遂慷慨的賜予他一點兒渣渣頭——兩毛錢，以示「經濟提携」，而昭來者，這條忠實的狗，尾巴是搖得更利害，標語撕得也就更起勁了。

一天他正舉着一張新撕下來的「剷鏟漢奸」的一條標語，很得意的對旁邊看的人說：『兩毛錢啦！拏回去又是兩毛錢啦！』被我們看到斥訓了他一頓，狼狽而回。但是『兩毛錢』，輕輕的一揭就是兩毛錢，想他總不是會忘懷的，在我們沒看見時，他能不技癢乎難熬?!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許若明寄自吳縣



X：識相點，把你的東西放下！

X：對不住得很，我後面正有人追着呢！

燕棠寄自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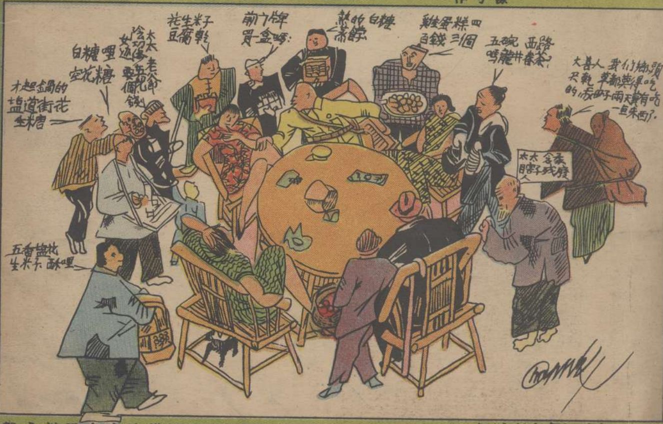
# 災後之災的災民

英雄與美人　李凡夫寄自廣州

縣長：你們這些狗東西，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搶到縣府裏了，說，快說，誰是匪首？

軍（遭旱災的老百姓）：大老爺！我們都不是當匪的，不過是來求人犯一份囚糧吃的。

漾兮作




「茶圍」剛打的時候　漾兮寄自四川成都

這是成都特有的現象，只要你剛坐茶館，茶房，小食品，乞丐等早就在一旁伺候着，一蹦而上。

# 迷一般的內外新聞色彩版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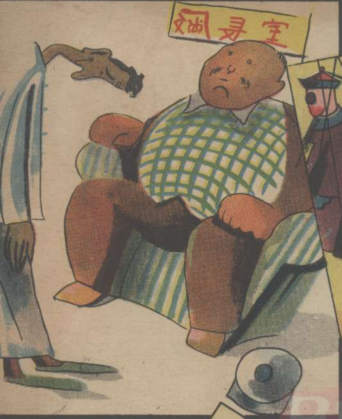
魏面蓋作

西天取經（經者經濟也）

陳惠齡作

「媽，打瞎了咱的左眼，……右眼才好描準呢！好了再說……」

姚園絲作




工人代表：我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工資祇有兩毛，生活太苦了。請求你加我們工資一倍吧。

廠長：那末你們每天多做十二小時好了。

攝製『新地』影片時，人及其所用的道具。

李赳夫作

「如此這般」詭計多端

許若明作

# 流行於南北民間的低級趣味

知其為害不淺，但有否即用有益的娛樂替代之，今之從政者，於從政之餘，有此思考乎？

## 閩南『台灣戲仔』的藝術

鄭華寄自漳州

「台灣戲仔」以淺白，淫蕩，通俗著名，閩南一般鄉下人更因其富有低級趣味而醉心愛好。當局以其含有漢奸作用及危害地方意味，已嚴令禁止，但奏者自奏，唱者自唱，此風由閩南而漸侵入閩西，當局於三月間重申禁令外，目下已有一批人受重刑矣。

## 登台之前

王誠棣寄自北平

鴇索：唱你新學會的那一套！

# 至今不衰的兩種極端的婦女生活

父(逼女殉節)：不從父言不孝也，夫死不殉不義也。不孝不義之人，有何面目見人？……

母：阿媛！唉！叫我說什麼呢？你還是聽……你……你……爸爸……的……話吧!？

母(當發現了女兒某同吊膀子後)：繩子一條，毒藥一碗，刀一把！哼！隨你自己願！好大膽的沒有父母在你眼裏了！

鄭作雲寄自鎮江

## 民族復興的婦女先决問題

——(1)青鬼(2)鷄仔(3)女婿(4)蘿蔔(5)媒人——

羅六寄自日本神戶

死者的女兒：天快亮時故的，很苦痛呀！

隔壁的伯伯(慰問備至狀)：脫不出氣真苦！其實也做人很好，怎會……？可憐！嗯！……真可憐！

增破寄自平湖

『媽！只要您不怕丟臉面，女兒每天總可以給您賺兩頓窩窩頭吃！』

穆博宣作

『再添兩毛行不？』

穆博宣作

『先生呵！我不要你們錢了，還給我衣服吧！』

陸地寄自廣州

母女會

穆博宣寄自北平

無意中採取來的題材

張文元寄自清江浦

# 一批不經琢磨的笑料

## 淺顯集

子曰

■ 某校學生根据教育部頒發之「師範學校規程」，「免徵學生體育費」，向學校要求施行，藉免除此項負擔。豈知校長聞之大怒，曰：「招生廣告上明寫着每學期應繳體育費一元，你們看條件不合，可以不來。」

■ 學生某，忽接家中快信，言其父病篤，急速請假回里。該生即持函向訓育主任請假。該訓育先生厲聲曰：「你父親病了與你有什麼相干，難道說他害病你就不能上課！？……你回去保準他能好？……不准！」

■ 某日，有某生患病，適校中中西醫均不在校，好在總不至要病，該生以爲休息幾天就好了，當即向訓育處請假。訓育主任即曰：「中西醫不在你就要害病，你害病也不看時候嗎！」聲色俱厲：「不准」！

■ 教員王某，因教學无力，做了滑頭，頗不受學生歡迎；當學期終了，學生推派代表請求校長，將王先生辭退。校長答曰：「王先生講書誠然不好，但其對學校各種活動頗爲熱心，教員講書好壞比整個學校還重？瞎鬧！去吧。」

■ 某日，有物理教員某，舉行平時考試，一上課有學生問：「又考試嗎？」教員笑曰：「不，不考。不過來找幾個不及格的罷了。」

■ 某校暑假前所徵收之制服費，迄至年假，制服未做，款亦未發。學生質之校長。校長拍案厲聲曰：「學校規定每學期制服一身，今已三學期未做，按此算來，你們整欠我三身，馬上給我做來！」

## 糊塗集

老熊

■ 李雲山，老塾師也，×學生的母親拿封信請他讀，信內有「如有復函，交左先生帶來便妥。」李解說道：「你若是有復信，可以交給左右的先生帶來。」學生的母親不知道左右的先生是誰，便問他．他帶怒地說：「哼！我是照信讀的，我不是那寄信的人，怎麼會知道左右的先生是誰呢？」

■ 冬烘先生陸步青（是遜清的秀才）執教鞭於××小學。他講書最有趣，解「幽默」爲幽閒靜寂；「耶穌」爲耶，我也，穌，甦也；古時猶太有個人說他能死了復生。所以人就稱他耶穌。諸如此類的解說不勝枚舉。同事與學生多鄙厭他，動輒罵他「老腐敗」，他憤極了，×日課後在黑板上寫一付聯「老腐敗無用矣，新文明何以哉？」來發洩牢騷，即日辭職而去。

■ ×校國文教員w君，性好出風頭，自謂音韻學造詣最深，每在同事及學生面前誇張，嘗憶十年前，他教國文（舊學制，國民學校用，商務出版）第三冊三七課「借傘」的「傘」讀爽，弄得全堂學生都掩口而笑。（按合浦人以「爽」爲不雅之詞，「借爽」即向女人求歡之意）過後他知道錯了，於是謂學生道：「一字有數音，「傘」讀爽，是古音，你們不要出奇呀。」

■ ×次，張夫子在黑板上寫「買國賊」三字問學生道：「誰可以稱爲這樣的人？」俊祥就站起來道：「日本人！」夫子道：「混賬！」俊祥道：「可不是嗎？鄭孝胥、殷汝耕輩因爲把國賣給日本，我們就叫他們賣國賊，那末日本人當然就是「買國賊」的了」。夫子道：「我問是的「賣國賊」不是「買國賊」，因爲沒有「買國賊」這個名詞呀。」俊祥道：「黑板寫的不是「買國賊」麽？」夫子轉頭

李：小王！鳥在東邊，你爲什麼望西邊放槍！？

王：我在研究牠飛的路線啊！

張小雨寄自𧸐莊

一看，見黑板上寫的果然是「賣國賊」，急忙加上「士」說道：「不過剛才我忘記上士罷了。」

■ 有一次上完歷史課，還有幾分鐘時間，先生停留着，待學生質疑，一生站起來問道：「先生，你可以告訴我鄭成功的媽媽叫什麼名嗎？」先生想了許久，終於想不出，回答道：「我不知道，因爲課本里沒有載。」學生笑道：「那末我說出來怎樣？」先生道：「你知道？」學生道：「怎麼不知？」先生道：「那你就說出罷。」學生道：「叫失敗，因爲「失敗乃成功之母」，這話我們常說慣的。」

## 鱗爪集

何苦來

■ 汕頭×立女子中學校，近因有「消費」「生產」合作社之設，于外馬路某巷門首，張掛一張堂皇的直額。上書：「汕頭×立女子中學生產合作社。」「教育教育，學生學生」，不能嵩美於前矣！

■ 前汕頭市立一中教務主任林××，係清華大學文學士。在校教授國文，講離騷經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二句，足足講了一個鐘頭，而莘莘學子莫猶名其土地堂！僅聽清楚「天才是由天上跌下來的」一句，在座諸生，莫不啞然失笑！

■ 大埔縣立第×中學校，前任校長劉世厚；劉氏固爲北人，奉行「生活教育」，于就職之日，即自己介紹：「鄙人姓劉，名世厚。」因恐學生不懂北音；接着說：「劉，是劉備的劉，世，是世界的世，厚呢？」那時自已將手拍着肥大的面龐：「是臉皮厚的厚！」

報火者：我家失火了，求你快去救！
救火員：你家失火與我何干，你懂得自治嗎？

王瀚泉作

■ ××小學，于期考之際，考作論文，主考楊君，即出論文題一條。忽座中一生起而言曰：「請先生加出一題，俾可分雙單位。」哄堂譁然，楊君惟有苦笑……

■ 大埔縣立第×中學，因政府明令禁賭，竟波及該校，因缺賭捐征收故也？閱每年相差四五千元，學校幾無力維持，校長乃妙想天開。節省什用，濫收被革學生，教員薪水，一律五折！該校教員對余談及，唯有搖頭嘆息。

■ 又該校學生。會發起絕食一日以援綏戰。惟據該校學生語人，陋樓與廁所浴堂等爲其一天的食堂，雖有「違者處罰十元」之例，而彼此同心，餓着肚子幹嗎？

■ 友人張君，好奕象棋，一次遇着勁敵，連負五局。有問之「戰績如何？」對曰：「第一局，他勝。第二局我負。第三局我險險贏了！第四局他險險輸了。第五局我本要與他和，可是，他又不肯和我和……」

## 曲解集

老熊

■ ×老頭子帶他的兒子進一間醫院治白癬，院裏的醫生是個英個人，到來不久，未懂那處的土語，每天診病，要帶個譯員傳話。他診老頭子的兒子的病時．那譯員問他是不是痲瘋，他答道：「No！no！……」老頭子以爲醫生是說他的兒子的癬是因吃了糯米發的，便搶着說：「不！不！醫生，我的兒子自小至長，我不會給糯米他吃過呀。」

■ ×鄉民到市上購布，拿出兩塊袁頭來，店夥接過來看，說道：「這不是打餉銀（註一）每塊要補二分水！」鄉民驚疑地說道：「什麼？這銀經我敲過，塊塊都鏗鏗地響的，怎樣你說不是打響的？難道欺我鄉巴佬不成？」害得全店的夥伴笑的肚倒痛了。

■ 外國牧師××來粵傳教有十多年了，能讀漢書，能說粵語，並且說的很流利礄切。和人談話或寫信時最喜引用古典。×次有個教友給人偷了兩只母羊，跑來告訴他，請代訴法庭，他勸慰教友道：「……「亡羊補牛」，上帝總會補你所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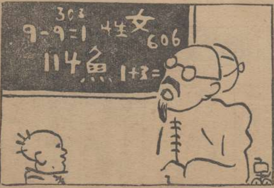
■ 某次與×君談話，談及醫藥方面，×君道：「凡藥味苦的性多涼」。我道：「怎說的」？他道：「俗語不是說：「涼藥苦口」嗎？」

■ ××家很窮。常有在陳之虞。某朝斷欣，他恐人家知道，於是叫他的兒子亞銀站在門外拿牙簽剔牙，像剛吃過飯的樣子。隔一會，鄰屋二伯吃了飯出來，拿着牙簽一邊行一邊剔牙；亞銀看見，以爲他也沒飯吃，便喊道：「喂！」二伯，你今早也沒飯吃麼？」

■ 校役朱三給校長來白理君（英人）洗馬桶；當他第一次洗了之後，對人說：「眞奇怪，西人的屎總不見臭的。怎樣中國人的屎却非常的臭呢？」

■ 李君，廣州人，善操英語，嘗任書記職於××醫院。有一天，院役王大聽見他說英語說得這麼的流利，以爲他是洋人，於是問他道：「李先生，你是那國的人呢？」

■ 瘂皮阿二問他祖父（是最迂腐的老頭子）道：「公公，怎麼這幾天天還未明就六點多鐘了呢？」祖父道：「大概冷天時候鐘會走快點的。」




教師：魚爲何只能在水中生活？
學生：因爲陸上是有貓的。

史麗寄自吳興

（註一）過去廣東市面別大洋為兩種：一為「打餉洋」。銀面光滑平整者屬此種，可以作餉金，故名。一為「雜洋」。銀面戳印或粗糙者屬此種，不能作餉金，價比「打餉洋」低二分。

## 無隱集

麗紅鵑

■ 顧客：『喂！堂倌！為什麼今天的蝦仁還是前天的好呢？』堂倌：『先生！不會的……這個蝦兒是和前天一起買來的，為什麼會二樣的？』

■ 有一天，甲和乙同赴市鎮物色草帽。甲說：『今天替我的兒子買了一頂草帽，我就一路很快的跑回家去。』乙問道：『你為什麼要很快的跑呢？』甲答道：『我恐怕在我到家之前，那帽樣要不時式了！』

■ 一位博物教師在教室裏講動物的時候問學生道：『什麼動物和人類最為相近？』內中有一個頭上有鬈髮的小孩子畏怯怯地答道：『先生，是跳蚤！』

■ 妻：『你身在我處 心在她處！』
夫：『我寧願身在她處，心在妳處！』

■ 一個小學生扯去課本上古時兵器那課的圖畫，先生責之。小學生道：『母親說我命犯將軍箭，不許看弓矢的！』

■ 地理教員正在講『地球之有赤道，猶乎人身之有腰帶也。腰帶以上為赤道北，以下為赤道南。』接着他又講：『半島者，半端連大陸，半端無所依者也。』然後咳了幾聲又講：『瀑布者，凌空之泉水也。』有一學生一一牢記心頭。有一天，這個學生欲小便，作坐立不安狀。先生詢之，學生答道：『赤道以南之半島，將有瀑布噴發耳』！

■ 甲久病而瘦，服滋補品未效；因求計於乙。乙答道：『老兄既如此瘦弱，何不往照相館令其放大耶!?』

顧客：這條褲子有窟窿呀！
估衣舖掌櫃：小姐！窟窿是原有的，這纔是好！
陳乃勇寄自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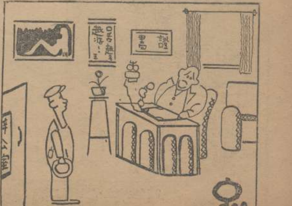
## 非揑集

飛雲

■ 中山果園，果樹濃蔭，夏天小坐於樹下之石橇，望明月而談天，勝于中山公園陪陪矣。雖然 斯園之涼，涼固涼矣；無如園關閘邊，閘水淺不通，園丁以懶於清打，故水臭土穢，蚊虫亦因是而漫生，其大又勝于他處之蚊。士女遊其間，被吮吸者，均不敢拍殺之，其理為夏日士女多穿白色之衣，有時覺癢，以掌拍之，蚊雖立斃，而襟袖間却血泊如雞冠花矣。故往往有極華麗之衣，以撲兒蚊，而變為屠人者服。因是遂有促狹之士，著玄服挈華麗之女伴，步月或坐談於斯園中。人若詢以愛好，則輒曰：「非與彼愛好，特使其嘗巨蚊之滋味耳。」

■ 張某，黠子也，開一補鞋店於中山橋，名某號曰：「暫度」。人問以故，則曰：「我不敢想賺大錢，不過能『暫度』就好。」又橋南一藥舖，店面闊二丈，藥材滿架，夥計十一個，中醫二人，賬櫃一人，不算不大，然而，彼竟名其號曰：「橋南小藥店仔」，乃竟自謙不遜矣。

■ 訴窮神文，古往今來之窮文士，或黠者，比比有之，然多為文言體，无甚有奇。昨日見報端名光蛋者，竟用白話而書訴聞，真是罕見罕聞（也許余少見多怪，）特錄之。文云：「窮神！窮神！我與你何親？與謄謄的部兒你不去尋，偏把我門兒進！難道說，這是你的衙門．居住不動身。你就是『世襲』在此，也該別處權權印；即我就是你的貼身家丁，護駕將軍，也該放假寬限施施恩，你為何步步把我跟，時時不離身，鰾黏膠合，却像個纏熱了的情人。窮神！自你迫我的門．我受盡無限窘：万般不如意，百事不稱心；朋友不上門，居在鬧市無人問。我縱有通天的手段，滿腹的經綸，腰裏無錢難撐身！你看我包內有絲毫？你看我囊中无半文；你看我斷炊絕糧，衣服俱典盡；你看我客來



律師（新領到律師證，租了一間辦公室，聽得有人進來，忙把電話聽筒拿起作聽狀）：喂！喂！我很忙，不能和你多談。（說完向進來那人打起官話問）：你有事來委託嗎？
那人：不！不！我是電話局裏派來接線的。
史麗作

无留飯，又覺得遍體生津，人情往往就悞，假裝不知不睬；明知債眼是苦海，无奈何，上門打戶去求人！」

■ ×區調查委員楊××，前清之貢生也。去年五月廿七日，因奎洋鄉兩巨族械鬥，請調解於區公所。楊××於調解中有句妙論曰：「這些青年，都是性慾衝動而起　定非嚴辦不可！」時在座者皆典然，而彼則滿面春風，大有「非這樣行不可」之概。

■ 余姑表兄某爲一丘八，性好滑稽，每談必引人發噱，自稱其作人要素中，有一「六不主義」：「一——不做嫖客　不曉得妓女溫柔。二——不做賭兄，不曉贏錢快樂。三——不做烟鬼，不曉得烟味香馥。四——不做土匪，不曉得殺頭滋味。五——不做政客，不曉得殺人爽適。六——不做老爺，不曉得槊外艱難。」

## 蹩扭集

王時英

南人說官話，往往勉強，俗所謂藍青官話也。有某甲慕做官，擺官架，裝官樣，走官步，說官話，終日不脫官腔。一日早餐謂家人曰：「你快去在我的稀飯箱子，取了我的綠腦袋來。」家人不解，瞪目直視，某怒曰：「不能辦事的東西，你不曉得官話，謂粥曰稀飯，竹與粥同音，竹箱子不是稀飯箱子嗎？官話謂頭曰腦袋，我那箱子內有綠豆子一包　豆與頭相類，豈不是綠腦袋嗎？」

■ 一周姓先生館於陳氏家，周呼陳爲東翁，此通例也，而陳終不解

買客：你看你們民心牌鐘隻隻走的不一樣，到底買那一隻準呢？
店夥：你比比看那一隻準你就揀那一隻不是多好！
王瀚泉作

何意。以爲自己明明姓陳，一日大悟，忽稱先生曰吉先生，先生笑謂曰：「我姓周，非吉也。」陳某遂答曰：「我姓陳，非東也，汝日劃余的耳爲東，吾不得不剝汝之皮爲吉呢！」

■ 教員：「地球其體圓形，與橘子彷彿。」學生：「然則必係爛橘子矣。」教員：「何以見得？」學生：「地球上有人踐踏着，雖是好橘子，亦必被人踏爛矣！」

■ 有呂氏女善罵人，與之口角者，莫不敗北，其嫂馬氏戲之曰：「小姑之善罵，無人能禦之者，以其姓可操必勝之權也，每與人爭論，上口不利，則以下口接應．兩口並用，故當之者無不退避三舍。」呂女答曰：「如此說來，嫂嫂亦必善罵者。」馬氏問其故，呂女曰：「嫂嫂之姓，也與罵字相似，假若將我上下兩口，一齊加在嫂嫂頭上，不是成個罵字嗎？」

■ 某甲專說不吉利語，一日赴親戚家吃喜酒，臨行，其妻再三叮囑，不准妄自開口，甲唯唯，比至戚家，正花轎臨門，人聲鼎沸，出入忙碌，忽有一犬隨人狂奔，誤觸鷄身，鷄驚飛於音樂抬上，將笛撞倒，擊碎一碗。其時某甲忍耐不住，罵曰：槓棺材的狗，碰子格隻接眚雞，跳到座臺上，撞倒子格根戮骨棒，打碎格只甕飯碗。

## 呑吐集

家振

某秀才被人聘爲西席，數年未歸，他老婆常寫信來，叫他回去，因爲他老婆年紀還輕，一個人孤伶伶在家，實在有點難耐。有一次，他在覆信內附打油詩一首：「日落西山一點紅，東家留我過殘冬，等到來年清明時，後園花開才相逢。」老婆接信看了，也回他一首打油詩：「月出東方一點白，夫君不回我接客，一晚接十個，十晚接一百。」秀才看了很着急，忙向東家告辭；東家挽留他道：「先生，你可瘋了嗎？女人的話雖說的這麼厲害，不見得會實行的；女人的話，你信一半好了。」秀才道：「就是信一半，也有五十了。」

■ 媳婦正在房里舀蝦醬，家公闖進去想扒灰，被媳婦把舀蝦醬的勺擊他的頭；走出來時，頭頂還粘着蝦醬，他的幼孫看見，問道：「公公，怎麼你頭頂有蝦醬呢？」他毫不思索的答道：「一物治一物，蝦醬治頭虱。」

■ 某間孤兒院的院長，在每早舉行禮拜時，照例要巡視各室里有沒有不去守禮拜的（若有，給他碰見，一定處罰的）有一次，他到一間柴房里看，無意中喊了聲：「這里有沒有人？」柴堆中就有個孩子出聲道：「這里沒人」！

參觀者：這幅畫可惜肚皮太凸了。
畫家：我的妻子有了七個月的身孕哪！
孔嘉寄自南京

# 掛鏡框

金月

配鏡框的店裏把才配好鏡架的一幀五彩圖畫送回來．放在客堂裏。大伯母問讓誰來掛，大伯父說：『得了，讓「我」來，你們誰都不用動手，一切「我」來。』

於是他脫去長衫，勒起袖口，開始動手了。先着小丫頭去買兩枚釘子，又連忙使孩子中的一個追上去告訴她買怎樣大小的釘子。接着便滿屋子跑起來。

『小毛，你去把鎚子給我拿來；』他叫道。『大毛，你把尺拿來，還要扶梯，最好還要一把椅子；還有，阿琴！你到隔壁王家姆媽那裏去，告訴她：「媽問她好，並問她寶寶的病好些沒有，然後問她肯不肯把王先生的酒精水準器借來一用？」等丫頭回來，再得出去買繩子；還有大毛！——大毛那裏去了？大毛！大毛！你來，我要你把鏡框遞給我。』

於是他捧起鏡框，一不小心，失手掉在地上，畫片跌出框外．他試想不讓玻璃打破，却不料反割破了大指頭；於是他又跳東跳西，亂找手帕。

等他找到手帕把手指包好，已過了半小時。

新玻璃，扶梯，椅子，水準器都拿來了；我那老伯又得提起精神再幹一下。整個家裏——包括娘姨丫頭都在內——作半圓形地環立着豫備幫助他：兩個人把住椅子，第三個幫他站上椅子扶住他，第四個把釘子遞給他，第五個把鐵鎚遞給他。

「倒霉！」老伯有些發怒了，『釘又掉了。』

我們全都低下了頭仔細找尋，可是一時候又難找；他又站在椅子上咆哮，說他是否要站在椅子上過夜。

釘子好容易找到，同時發覺鐵鎚又不見了。

『怎麼，鎚子又不見了!?天曉得！你們一羣，、張大了眼睛瞧着我幹嗎？我的鎚子呢？你們找呀！』

等把鐵鎚找到給他的時候，他在牆上做着打釘子的標記又找不到了，我們每人輪流着站上椅子去立在他身邊，替他找尋那標記，可是幾個人所找到的標記又各不相同，他便罵我們全是笨蟲，連一個標記還不找到；他只得拿起尺來重新量過，發覺他所要敲釘子的地方是從屋角算起的三十吋又八分之三吋的半數，起先他用自己的腦袋來計算．結果，算得糊裏糊塗；因此他只得叫我們計算，然而所得的數目仍然各不相同。大毛說娘姨算的不對，娘姨說我算的不準，我也說丫頭算得更不確，一陣吵鬧，把原來的數目又忘了。老伯氣極，只得再量一次。

所求的尺寸總算弄對了。這時候，這老笨蟲站在椅子上，俯出椅外成一個四十五度的角度，試欲碰及那比他所能碰得到的地方高出三吋許的處所，在這樣的危機之下，椅子稍一傾側，他便跌倒在地上了。

經過了一陣大怒以後，最後，他左手把釘尖對準在標記上，右手堅握鐵鎚．第一下就打在姆指上，鎚子掉下，又是誰捧着脚一陣叫喊。

伯母和顏悅色地對伯父聲明，下次他要敲一隻釘子在牆上，希望他趁早讓她知道，以便當他準備動手之先，讓她回娘家住上一星期。

『唷，無論什麼事你總這麼大驚小怪，』老伯打起精神來回答道，『愈是你這麼說，我愈喜歡弄這種小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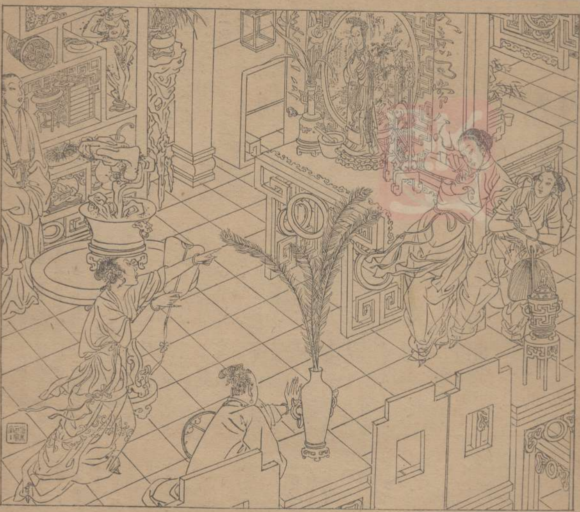
於是他再度動手，第二下打着釘子的時候，用力太猛，釘子非但完全穿過了泥層，連半截鐵鎚也跟着一同打在裏面；乘着那股勁，他的臉孔碰着牆壁跌了下去，幾乎把他的紅鼻子給碰扁。

牆上又多了個新窟窿。直到半夜，那幀畫掛起來了——既不穩當，又很歪斜；四圍一碼之內的牆壁上好像用鐵耙耙過似的；各人都疲憊不堪——老笨蟲除外。

『你看哪！』他說，一邊沉重地步下椅子—踏着娘姨脚指的雞眼上—環顧四周，特別留意那剛掛起的鏡框，帶着驕傲的神情。『不消說得，像這種小事情，有些人還要打外面叫人來做呢。』

他：幹麼！討這樣醜的老婆呢？
他：這樣放在家裏才萬無一失啊！

他：幹麼！同你吵起來了。
他：都是爲了這幾根鬍子刺痛她的嘴唇！
陳琪作



# 金瓶梅

卅九圖　曹涵美畫

這雪娥氣憤不過，正走到月娘房裏，告訴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窗潛聽，見雪娥在房裏，對月娘，李嬌兒說：她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還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咸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她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她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妳！她前邊使了丫頭要餅，妳好好打發與她去便了！平白罵她怎的？孫雪娥道：我罵她禿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裏，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她？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到她手裏，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妳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得我攔攔着他，撐了妳的窩兒！輪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頭．妳氣不憤，還叫她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她合氣，把我扯在裏頭，那箇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妳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妳看她嘴似淮淇也一般，隨問誰也辨她不過！明在漢子跟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妳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攛了，只留着妳能？那月娘坐着，由她兩箇，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妳罵我奴才，妳便是真奴才！險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

# 『肅清×貨』與『提倡國貨』

子瑜

××兄：

來信謂『現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已經到了國亡無日的時候了，福建因和×國相近，也許更有「切膚之感」吧？希望你在這方面能告訴我一些！』誠然，在這民族危機已經嚴重的不可再嚴重時候，莫說是福建，凡是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苟非麻木不仁，誰也會有「切膚之感」吧？不過像我住在這裏的福建人，「因和×國相近」，的確是會「更有」的。但正因爲「更有」。「感」得多了，反而習慣起來，覺得「平凡」，便反而覺事物，切不可使他成了「習慣」，因爲寫不出什麼東西，記得魯迅君說過，感一經習慣　便反要無所感從。幸而我現在還能感覺，定神一想，有些本地的動態，正可以給我想出一個比較可以傳誦的故事來。

記得八九年前，我也只有比現在我的弟弟大不了多少的時候，吾鄉方面，盛傳是政府受×國人的威脅，遵命推行「肅清×貨大運動」。當時的當局，勒令大小各商店，於一星期內賣清×貨。以後店中即不得再有×貨存留。并發貼佈告，「勸人民須踴躍購買，因爲這樣才能肅清×貨」。一方面乃縱奸商——甚至暗地唆使奸商續辦大批×貨出賣者。後來肅清的期限，由一星期延到一個把月，再延到幾個月；竟至到了現在，實際上貨多，也難以肅清，顧客也到了買不勝買的地步。

方其時，聰明的商人，便乘這個「難逢」的機會，而把店中所存的那些不是樣式已經不合時便是什麼地方有損壞的舊的國貨，統統的改換標頭，搬出來當做×貨出賣。於是，幾年來任賣賣不出去的貨底；竟也受到了這種意外的作成；一時磬售。他們肅清×貨的努力精神，本已難得；還且能「不遺餘力」，掃清貨底，豈不可喜：

昨天下午，有一大隊的廣告隊徒我的門口經過，前面一枝大旗，寫着「上海國貨玩具公司××分公司」等十三個大字，後面一隊鼓鑼隊，再後面，便有十來身的活廣告，活潑潑地跟着。活廣告者，是用竹底塗成的玩具大模型，人如弄獅般的藏在裏面使弄，有皮球、手槍、火車、飛機、洋娃娃……等等。我的弟弟看得便有趣，我也很有趣。

忽然手裏接到一張「傳單」——

『上海國貨玩具公司敬告全國小朋友及父兄書

敬愛的小朋友，敬愛的小朋友的父兄們：

外貨之輸入，至足驚人。我們中國人不知愛用國貨，一天一天窮了起來。若長此以往，前途何堪設想!?小朋友，你們是未來的主人翁，尤其應該要做人的模範，借用國貨。……………………………踴躍購買，以盡愛國之本責，則幸甚矣。（本地分公司在澄觀道）』

我把這樁事告訴弟弟，一直拉他走到目的地。果然，一家懸燈結彩富麗堂皇的國貨玩具公司在那裏，裏邊擠滿着顧客，外面還站了一大堆的看客。我們從人叢中挨了進去，在嵌着烙印「愛國同胞，請用國貨」的玻璃橱內，找到陳列黑短手槍的一格，用字條標明價目：「每枝大洋三角六分」。究竟「言／不謬」，「不惜巨大之犧牲」啊！我付了錢，買了一枝給弟弟，我們才又從人叢中擠了出來。

「這是什麼字？」弟弟指着鐫在手槍上的字問我。「準備殺敵！」我細看，照字念出來。弟弟好像動了愛國心了，一邊走，一邊攪着手槍，喊道：「準備殺敵！……」儼然一位小英雄。

到了家。桌上來了一張人言晚報，內中有一則本地新聞：

> 所謂國貨玩具公司
> 原來是走私的大本營
> 城防司令部得訊前往搜查
>
> 頃據城防司令部偵緝處處長王以仁稱，本日下午三時，忽接密報，謂本城南門澄觀道口之上海國貨玩具公司，實爲×國浪人之走私大本營，以販賣玩具爲名，而以經營嗎啡海洛英爲實云云。言畢，即親自帶隊前往搜查。結果如何，容查續誌。

我想這事也不算奇怪，因爲商人心裏總以謀利爲主，你說是嗎？

（廿六年五月卅日在漳州）

廈門人的避稅法

林朋寄

懂洋文的中國人：『這瓶法國香水多麼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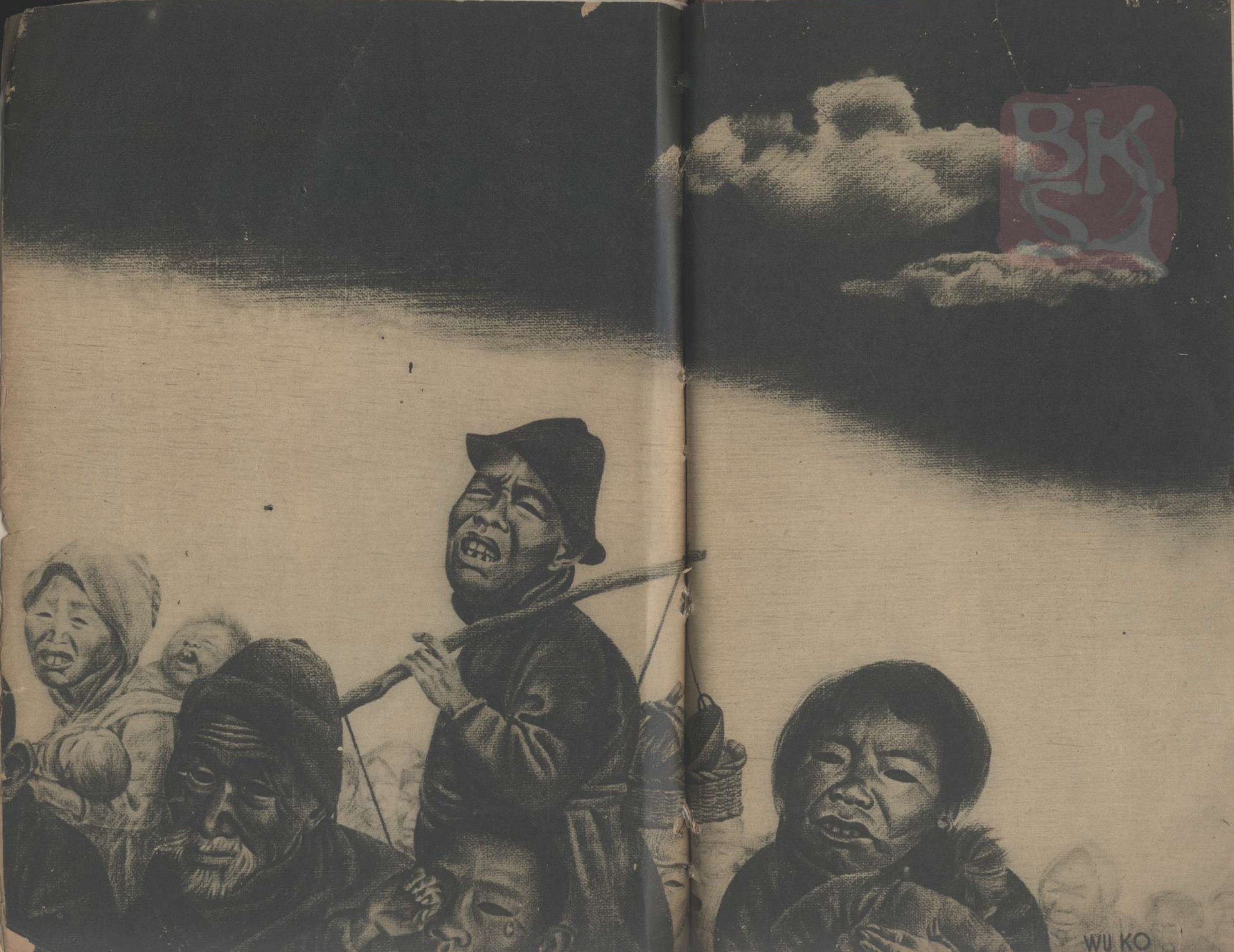
陳孝祚作

# 新集市場中的人心實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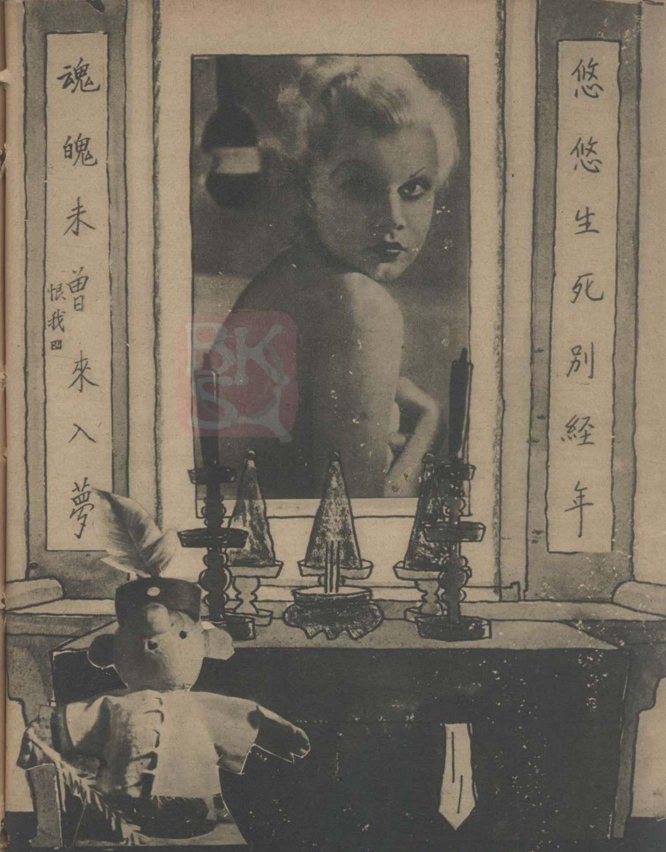
張漾兮寄自成都

（圖爲四川潼南縣旱災奇重期中的農民把三代人所靠着吃飯的傢伙拿出來拍賣，比賣兒女還要悲慘了的時候；上海紗布交易所裏正鬧着空頭向多頭「軋空」，風潮頓形空前緊張，累得上司趕派精員徹查是否有力份子的投機？真是忙得一個不開交，此時滿市的人亦來不及看什麼悲慘，天天都得望着早些開新盤，早些扶搖直上；早些人心大快呢！）

大旱望雲霓圖——(四川災況)




胡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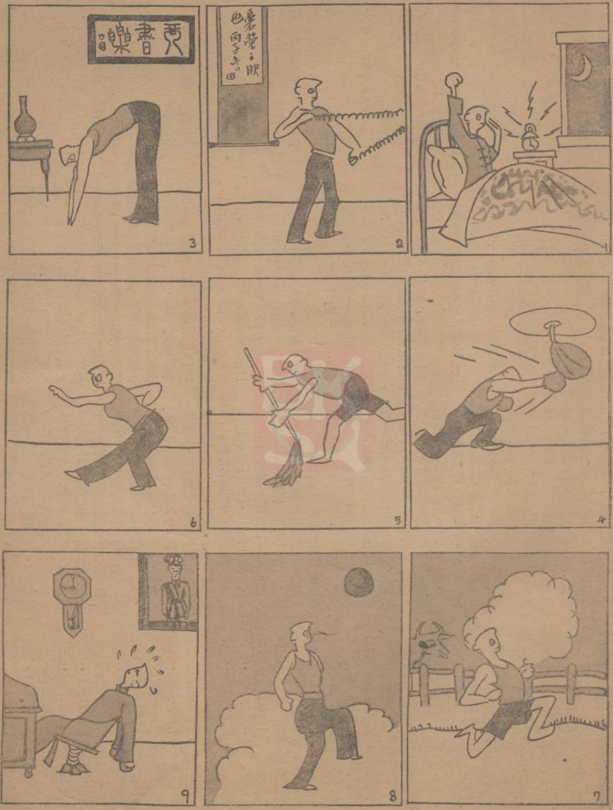



## 影迷『牛鼻子』如喪考妣

黃堯許若明合作

牛鼻子先生新近悲傷之至，逢人便說他未入籍的意中人美國電影明星琪恩哈羅(Jean Harlow)小姐得了大腦水腫病，在好萊塢不治而死矣！從此他失去了精神寄託，此生僅僅十足是一個未亡人而已！

# 一位辦事員下決心鍛錬身體的第一天早晨



他（九點鐘上辦公室後）：呀！我疲倦得很了！

車輻寄自四川成都

# 「三國誌」外誌

泰山老人

「古城會的糾紛」

民間的野台子戲，因爲農村破產的影響，除非有祭神的愿戲，生意總是清淡得很。所以戲班子的行頭，往往破爛不堪的可憐！有一次，在一個農民們祭龍王謝雨的神會裏起了紛爭！三天愿戲的第一天，農民們在晚上便包圍了村長的家，異口同聲的要求停演，村長不得不出來問話，以便明瞭事發的主因。大家理由是一致的！認爲這種戲要繼續三天的話，除非女人們不看！村長很不耐煩的發言了：

「今天的戲：『斬黃袍』，『天雷報』，『古城會』，到底哪齣戲太粉？」（粉，山東人對淫艷的俗稱。）

「古城會太粉了！」大家氣憤憤的嚷着。

「哦！古城會有什麼粉？二皇嫂又不是正角！」

「不是二皇嫂！不是二皇嫂！」

「笑話！還有誰！蔡陽粉！關二爺粉！」

「張三爺太粉了！女人怎麼還能看！」

「胡說！張三爺有什麼粉的戲？」

「一點也不錯！張三爺在城樓上敲鼓的時候，高抬着腿，破褲襠裏，他老人家的蛋全露在外面來了！」

「豆腐」

某村裏，有位「三國志」迷，無論他在什麼時候，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人提到關於「三國志」的故事，他必然詳詳細細的來解釋一番的。而且書本從來不離腰包。假若起了關於三國故事的紛爭，勝利如果不是屬於的他話，他總是發奮忘食來同人繼續爭吵，甚而要打架！全村的人們，都曉得他的脾氣，所以好事者每在碰到他的時候，總是故意找些爭執題目來和他理論，來欣賞他的暴燥的可笑的表情，但他却用勝利的結果來安慰他的時間的損失，所以他不得勝利是不肯退却的。一天，他剛剛買了一斤豆腐托在手裏往家走着，一位閒人又想了一個題目來同他辦交涉了：

「喂！我來問你！曹操帶了八十二萬人馬下江南，爲什麼打敗仗？」

「你怎麼啦：八十三萬啊！」

「八十二萬！虧得你還自稱是三國通！」

「明明是八十三萬！八十三萬！」

「明明是八十二萬！八十二萬！」

「八十三萬！八十三萬！」

「八十二萬！八十二萬！」

「八十三萬啊！」他又急又氣把豆腐放在路旁要找書，一隻餓狗趁空把豆腐給吃了！

「你看！書上寫着八十三萬爲證！」他勝利的笑着指着書。

「是八十三萬！可是你的豆腐沒有了！」

「沒了一斤豆腐，倒是小事！少了一萬人馬，那還了得！」他空着手笑着回了家去。

「長故事」

一個「三國通」，是這村裏聊天的主人翁，很受大家歡迎的。誰同他見面，總是希望他能講一段「三國」，只要碰到他高興的話，講起來是够熱鬧的，一天，他正疲倦得想睡覺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閒人請他講「三國」，而且特別要求一段長的故事。他的睡覺的計劃並沒有放棄，然又不能拒絕愛好者要求，於是他很乾脆的答應了「講一段很長的故事」的要求，他開口了：

「奸曹操帶領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的時候，路上偏偏碰到了一條河的獨木橋，他只得把人馬分成單行來過橋——好了，明天再講吧！」他想睡覺

「不成！太短了，只是三句故事」。

「不短啊！你們想想，八十三萬人馬分成單行來過橋，一天一夜也不敢說一定過完。」他翻個身便閉上了眼睛。

「明天過不完，後天再來聽！」於是他的睡覺的計劃實現了。

「扶乩的故事」

山東膠東諸城傳出來的故事，一個扶乩的人，請下關公來專爲了請教被殺的滋味，乩批曰：

「刀下似涼冰！熱血似油烹！慢車四十里，然後纔止疼！」繼又批曰：

「君如不信，請嚐試之！」扶乩的人，恍然見周倉持刀趕來，遂急叩頭請神退位而罷。

「名伶的機警」

從前某名伶演唱「空城計」，因爲得罪了一位跑龍套的關係，幾乎失塲。幸而臨時抓詞，不但「來得剛剛湊巧」能倒黑了那個搗亂的跑龍套；反而因此得到顧曲家的讚賞。下面是「空城計」第十塲的台詞。（名伶飾諸葛亮，跑龍套的飾旗牌。）

——孔明偕二琴童上——

孔明：「兵紮祁山地，要擒司馬懿！」

旗牌：「手捧地理圖，報與丞相知」！「來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琴童：「什麼人？」

旗牌：「煩勞通稟，獻圖人求見。」

孔明：「傳」！

琴童：「獻圖人！丞相傳進。」

旗牌，「是是！」「參見丞相！」

孔明：「罷了！奉何人所差？」

旗牌：「王將軍所差！」

孔明：「手捧何物？」

旗牌：「地理圖。」

孔明：「展開！」（看圖卽刻驚惶失色）「快快去到列柳城！調趙老將軍回營！快去！」

唱到這裏，旗牌應當喝一聲「得令啊！」卽刻下塲。這就是跑龍套的故意找彆扭的最好的機會。以劇情論，孔明

乩批『君如不信，請嚐試之！』

『戲班的規矩』

先設「空城計」嚇走了司馬仲達，等到司馬退兵後又得知「空城」是實在的「計」的時候，自然二次趕回來！趙雲確已從列柳城趕回來迎敵司馬。所以趙雲的來與不來。孔明的性命都在這一關頭定奪。跑龍套的搗亂計劃也是抓住了這次最險要的關頭的，於是他臨時加了戲詞：

「啓稟丞相！列柳城從哪道而去？哪道而歸？如趙老將軍不在列柳城，這便是如何是好？趙老將軍即便在列柳城，如果他不服軍令，按兵不動，又待怎講？」旗牌揚揚得意的在等着孔明的吩咐。孔明顯然是窘住了？名伶之所以稱爲名伶，大約就在臨時抓詞上顯露身手了。於是孔明情急智生，計上心來。遂點頭稱是，帶笑從容道白：

「這個嗎？」

「請丞相趕快吩咐！」旗牌更覺得意的追促着。

「此乃軍事機密，不可言傳，附耳過來，聽丞相好好吩咐就是！」旗牌不得不「附耳過去」挨罵了！

「王八旦！你想搗亂，等一會到後台我再和你算你媽的賬！」孔明吩咐的聲音，只有旗牌纔能聽到。

「得令啊！」在雷似的掌聲裏，旗牌哭喪着臉下場了。

「不能睜眼的關公」

誰都知道關公是單鳳眼的人，民間就這樣附會着說：「關公睜眼時候，準殺人的！」所以在京劇裏扮關公的伶人，他最忌諱在台上睜開眼睛。如過唱「古城會」的時候，在後台還要殺死一隻公雞，據說見血就不會發生「意外」了！我就在一個大學的遊藝會上看到了一齣滑稽戲，在後台關公同蔡陽起了爭吵，原因很簡單，因爲客串關公的那位大學生不願履行戲班裏的「規矩」，蔡陽是戲班帶來的班底，他不敢上場挨刀！結果，在正在化裝的着高跟鞋的小姐的嘻嘻聲裏，畢竟一個西裝少年在武聖像前面跪下了。

「京劇對『三國演義』的修改雜辯」

在聽過京劇「古城會」的人，大約還記得以下的幾句對白：

關公：（白）我且問你。曹營中有幾個蔡陽？

蔡陽：（白）只有老夫一人　並無第二。

關公：（白）你身後何人？

蔡陽：（白）在那裏？

關公：（白）看刀！

這是關公的計策，這正是京劇體會得合理處，人困馬乏的關公，三通鼓也不如這一計來得能得到實效。「三國演義」上所寫的，未免太近於捧場了，見第二十八回：

「須臾，曹兵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答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按事實上講，應該承認京劇比較「演義」現實一些。然而在京劇裏却又有了另外的解釋，「珠簾寨」裏的：

「華啦啦打罷了頭通鼓，關二爺提刀跨雕鞍，華啦啦打罷了二通鼓，人又精神馬又歡！華啦啦打罷了三通鼓，蔡陽的人頭落在馬前！」這裏又是在三通鼓纔殺的蔡陽。所以即便是反對「古城會」的用計的人，（他理由是關公決不會如此無賴，以詐取人。）也應該承認「珠簾寨」裏的三通鼓後殺死蔡陽，較「演義」裏的「一通鼓」未盡似乎近情，不然，張飛何必費力不討好的，偏要擂「三通鼓」呢？

看過京劇「空城計」的人，還該記得諸葛亮城樓彈琴的時候，有兩個琴童。其實，一個是挾琴的，另一個却是劍童。那支寶劍便是諸葛亮的生死關口的！據說名伶演唱這齣戲的時候，當司馬懿唱：

「我本當傳將令殺進城！」諸葛亮輕輕的瞥了寶劍一眼，那就是說，果然司馬懿領兵進城，諸葛亮就乾脆刎劍殉國，決不甘心束手被擒的。所以這齣戲，名伶都會體貼得如情如理的。這也是諸葛亮一生唯謹愼的事實，決不是眞有把握的斷定司馬懿不敢進城，正是京劇的現實性較「演義」具體些，因爲在書本上，寫到這裏，就沒有題到「劍」的應用的事，又未免太把握了諸葛亮的「妙算」了。

「反『古城會』斬蔡陽的石碑」

北平正陽門關爺廟裏有石碑一，乃鄭臨米南宮帖，有關公致張翼德書：

「操之詭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死罪！」根據這封第三次向張翼德釋疑請罪的信，「古城會」的局面，應該說是小說家的虛構了。

照舊

趙蕭箕寄自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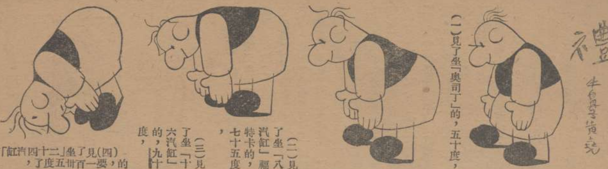
甲：近來華北形勢有什麼變動沒有？

乙：一切都還照舊的。

甲：那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嗎？

乙：不！不！我們的善鄰都還照舊走私增兵，演習……

# 禮



(一)見了坐「奧司丁」的，五十度，
(二)見了坐「八汽缸」福特卡的，七十五度，
(三)見了坐「十六汽缸」的，九十度，
(四)見了坐「二十四汽缸」的，要一百卅五度了，

# 小說的玄妙

老爺看小說，看得起勁時，時常摸摸牙鬚，更起勁時，他的頭也團團轉地搖得更起勁。

大少爺看的小說，終是從枕頭下抽出來，躲在床上看的，看好了連忙塞進枕頭下，還不許人家去翻它的。

二少爺看小說，時常會做這副嚇人樣子，我曾問過他，他說這是「呼耳木梳」。

三少爺看了小說，終是「禿的」！吐一口涎沫水出去，還說上一句『看劍』！

小姐看的小說，時常看得自己的臉孔會一紅一紅地紅起來。

# 非非集

黎任予寄自長沙

新官：這麼熱的天，還有什麼避暑的地方沒有？
聽差：報告老爺，別處烈日曬腦袋，只有這裏永無天日，我看還是這裏涼快。

教員一：那個學生的地理怎麼會及格的！
教員二：我和他說過，只要兩個答中一個就給他及格。
教員一：什麼題目？
教員二：問他中國在那裏？他說北冰洋，這個錯了。
教員一：還有一個呢？
教員二：問他中國在亞洲還是在非洲，他毫不思索的說不知道，這個可對了。

母：為幾塊石頭也要打架，唉！
子：妹妹都把我的拿去了！
母：她會還給你的。
子：她不會，她都吞進肚子裏去了。

## 牛鼻子 也是摩登

黃堯

(五)見了坐「卅二汽缸」的呢？要超過一百八十度，

(六)見了坐「六十四汽缸」，……那……度？

太太看小說，是她的嘴和唸佛珠跟着小說的一個個的字一同運動的。

少奶奶看了小說，終日躲在房裏一個人看的，還不許給別人瞧見，我窺見她時常看了看，想了想，很難為情的自己笑了笑，正不知什麼「道理」。

四少爺看了小說，時常做出一副強盜坯的樣子來。

燒飯娘姨看小說，最有趣了，要哼啦哼啦唱的……「私訂終身後花園呀……落難公子中狀元……」

男：美麗的小鳥！我能不能在你的心裏佔一點點地方？

女：只要你拿租錢來就行。

甲：我要把你殺了！

乙：為什麼？

甲：我有言在先，凡是臉子像我的人，我就要殺了他。

乙：我長得像你嗎？

甲：正是！

乙：請你快些動手。

孩子：爸爸！你給我的那只平菓裏有只小蟲，我把牠也吃了。

父：快去喝一杯開水把牠沖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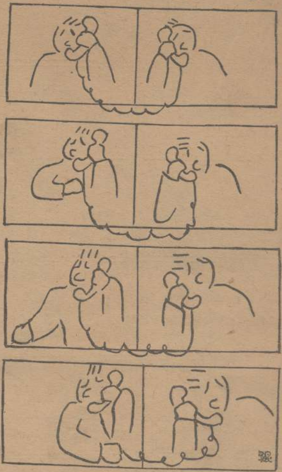
孩子：不！那太殘忍了，還是讓他自己慢慢的爬下去。

客：你們兩個誰大？

女孩：哥哥！你不要告訴他，讓他猜猜看。

# 時鮮集

陸金城寄自漢口



甲：老爺在家嗎？
乙：還沒有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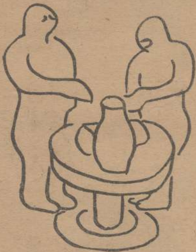
甲：老爺起來沒有？
乙：在吃飯！

甲：老爺吃完飯沒有？
乙：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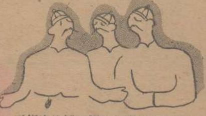
甲：老爺回來沒有？
乙：回來睡了！

禁烟督察處處長對一個小職員說：呀！你為什麼還有這樣多的事沒有辦呀！

小職員：嗯！……先生，怎麼能做快呢……做完了我就沒有飯吃了呀！——



甲：唯！還是××貨，你還用它嗎？
乙：哼！這那裏是××貨呢！純粹的是……走私貨呀！



烟販甲：到明年我們可真的沒飯吃了，怎辦呀！
烟販們：生活問題不能解決，還是關係政府的事呀！我們可以去請請願吧…

經理：我把下月的錢先支給妳用吧！
女書記：假如下月我要離開這裏呢？
經理：假如下月你要離開這裏，我也好多留妳一個月啊！

李：這樣地努力，這衣服做給誰的呀！
王：綏遠戰士的……
李：啊！有這樣愛國的女子嗎！中國真……
王：這是…做給我爸爸的呀！

父：我叫你回到老家去殺敵，你為什麼又回來了呀！
子：啊！爸爸，老家早已不是我們的了，叫我到那裏去呢？

兄：明年要徵兵了！是你去，還是我去呀…
弟：要就是你去我不去，要就是我去你不去。
兄：最好要就我們都去，要就我們都不去。

主人：你們都是來要錢的嗎？
匪徒：啊！…我們是來募捐的呀！

# 無足驚奇集

陳惠齡作

看護：我看你精神很好，是生的甚麼病？
要人：我來此是檢驗身體的，有無疾病，要
等醫生告訴。

要人：你在院裏大概要算頂好的一個女看護。
看護(笑)：何以見得？
要人：因為我這次是捐了有五萬給院裏呢！

經濟家：你做甚不買兩條魚或四條魚，
偏偏只買三條，叫我同太太兩個人
怎樣吃法？

警士：報告局長，外面提來一批賭徒。
局長：好！等這圈完了，我親自來審問。

病人：我足足等有三個鐘頭了。
侍者：急什麼！要快就得加兩只洋
「拔號」，馬上叫裏面去醫了！

烟犯：請等一等，讓我這口-
烟吸好……

女警(搜索似有發現)：哎
喲！你是男子麼？

甲：無論如何請你即刻借五
隻洋給我。
乙：怎麼急用？
甲：跳舞去。

小學教師：你這樣也配讀書嗎？髒得
不像人樣，你看瑪麗多麼整潔呀！以
後再不准同她在一起游戲，如果她
的衣服扯破了，看你賠得起不！？

醫生：快些走開。
窮人：我胸口痛得利害，請先
生給我看一看，救救我吧！
醫生：走開！你的氣色很好
沒有什麼病的。

妻：老實說吧，這女人是誰？
夫：你別錯認了，這是電影明
星照片，我買這皮夾時
本來就裝在上面的。

鄉村小學教師：你同去吧，
今天放假。
小學生：是不是你又要到教
育局去索薪呢？

# 西風東漸集

水青抄譯

老實說，下面的文字雖然都不是譯，也逃不了抄。爲了避免人家的多眼起見，我才發明了署名下面的兩個字：抄譯。

### 投機

甲：這所房子的空氣和光綫到很好，可惜外邊的路太壞；如果你能把路築好的話，我準備把這房子租下來。

乙：你決意要租這間房子，築路可沒有問題。

甲：眞的麼？告訴你，我就是築路的工頭，假使你答應我承辦這筆生意，我立刻就答應你租下這所房子。

### 恍惚

夫（夫妻口角後的兩小時）：咦！你臉上露出笑容了，這是不是表示寬恕我？

妻：滾開，誰對着你笑？

夫：你不是對我笑，那麼，一定是因爲你拉長了臉半天，至少兩小時，剛才的肌肉不能够繼續聽你命令了。

### 腦和脚的區分

舞女：你眞會跳舞啊！

舞客：當然，我是化了不少時間的研究了。

舞女：難怪大家都在稱讚你！

舞客：哦，我眞快活！但是，妮亞！告訴我，他們怎樣稱讚？

舞女：他們說，如果你的頭腦的本領可以及得上脚，那你儘可找到工作了。

### 貪的人

她（他送了她一束花，她喜極而送吻之）：謝謝你！買了一束鮮花給我！

他：（倉忙的立起就走）

她：怎麼？你要走了麼？

他：請你稍等一下，我再去買幾束鮮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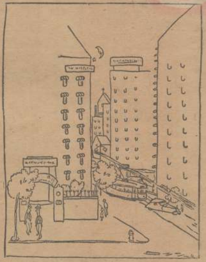
### 原來如此

甲：喂！他已和安娜結婚了，因爲他感覺到她比任何女士都有些兩樣！

乙：兩樣？什麼？

甲：因爲他覺得祗有她肯嫁他！

### 出人意外



甲：老兄早上患了大病進院的，怎麼晚上就出院了？

乙：不瞞老兄說，院裏一個好看的女看護都沒有，住在那裏有何興趣！

中居政作

商人（一個商人來往鐵路十多年，一向不曾見到火車按時到站。某日火車竟按時到站了，他就跑過去和那個司機人握手）：慶祝你的成功！朋友，我在鐵路上往來已十多年才見到第一次火車按時到站咧！

司機人：對不起，先生！你誤會了，這列車是規定昨天到的啦！……

本刊長期徵求重要而有興趣的報道漫畫及有諷刺與幽默性的短訊　編者

### 啞口

父：昨晚你深夜才回，究竟到那兒去？

子：因爲昨天我們足球隊得勝了，所以我請他們坐汽車去兜風。

父：今早我在汽車裏拾得一個小巧玲瓏的粉盒，不知道這對於他們踢足球有什麼用處？

### 運動家

甲：我的表哥，他得了一枚網球冠軍的金牌，一隻游泳的銀杯，一塊撑杆跳高的銀盾，還有一個全能運動的銀鼎。

乙：哦，他的本領眞大！

甲：是的，他父親的本領更大，你知道，他開當舖沒有一年光景，已經被他收進這許多東西了。

# 世故人情集

羅文奎作

北平市民（指某國人）：他在咱們胡同裏開設白面房子，我家東西常有失竊，請局長細細查辦。

警長（釋放其人後）：那有什麼法子呢？人家是某國人，我們管不着，你們還是自己小心點門戶吧！

兒（指房內和尚）：媽！慧海師父怎麼每夜到我家裏來？

孀婦：爲的你爸爸死得可憐，我叫師父唸幾卷經給你爸爸陰間受用。

紳士（向募捐）：呵！可不湊巧，身邊只兩毛車子錢。

車夫（放下車）：先生，你車錢先給我吧，我來捐給他們兩毛吧！

保長：昌哥，你家的寡嫂年紀比令嫂大一倍，爲什你老這樣愛她？

鄉長：我並非愛她的人，是愛她的錢呵！

# 曹涵美畫
# 第一奇書
# 金瓶梅全圖
## 第二集

文固奇書——畫也佳作——左文右圖——相得益彰

◉ 曹畫而無金瓶梅原文，便不能顯曹畫之能；金瓶梅原文而無曹畫，便不能窮金瓶梅原文之妙！◉

讀曹畫，不讀原文則可，因已傳神得一目了然；不讀曹畫；讀原文，則不可，好比癮沒過足也。

本書用重磅米色銅版紙，雙色套版精印，全書十二寸高九寸闊，十開大本，共四十餘頁，絲線中裝，古色古香，優美絕倫，每册一元五角，郵費一角三分，即可掛號寄上

## 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回憶錄 讀後感

邵洵美著

——一個偉大——一個天眞——一個冷靜——

讀者注意！現已出版，每册祇售八分，欲購從速。


時代漫畫

第三十九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三四〇七號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每册二角二分

編輯兼發行者 魯少飛

總經售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 定閱價目 | 國內 | 國外 |
| --- | --- | --- |
| 全年十二册 | 二元二角 | 三元四角 |
| 半年六册 | 一元三角 | 二元 |

寄費國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The
SHANGHAI
MODERNPUBLICATIONS. LTD.
240, Avenue Joffre, Shanghai.



| 廣告價目 | |
| --- | --- |
| 底封 |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
| 底裏 | 每方吋二元半(四色) |
| 封裏 | 每二方吋元半(四色) |
| 普通 | 每方吋一元半 |

# 時代漫畫

卅九期

人生小諷刺的漫畫與漫話專號

洞房花燭夜　喚郎憶舊容

新婚第一夜裏，新娘在新郎矮頸根上發現了一顆小黑疵，于是想起了在第十三次離婚的丈夫一定就是他。

陶謀基寄自吳縣

BKS
7079